

# 赋诗非小道 翰墨亦安身

## ——浅议陈俊哲先生书法艺术

□ 唐永平

我与俊哲先生交往近二十年,他酷爱书法,工作之余临池不辍,以隶书和草书见长,个人风格鲜明,成为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书法家。

初识俊哲先生的书法是在咸阳市秦都区沃禾园艺术馆的一幅刻在木板上的集王羲之《兰亭序》行书对联,用笔飘逸,深得王右军神韵,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随后在陈天民老师的引荐下结识了俊哲先生,他形象英俊潇洒,谈论起书法更是滔滔不绝。他当时随陈老师研习孙过庭的《书谱》,之后我们便熟悉起来。他待人谦逊随和,又十分好学,我们一有机会见面,便交流书法。他的书法进步很快,在很短的两三年内便三次入展了中国书协举办的全国性重要大展,加入了中国书协。特别是入展第三届中国书法兰亭奖“尧山杯”大展上的册页书法作品,以《书谱》为基调,并加以大草的连绵与狂放,在整个展厅特别抢眼。他因公务繁忙未能去观展,我当时在现场目睹了作品的展览效果,由衷地为他骄傲和自豪。面对成绩,俊哲先生并没有满足,尽管随着工作的变动越来越忙,但他从未放弃书法。他利用节假日拜师学习,得到沈鹏、胡抗美等名家的悉心指导,系统地进行了各种书体的学习和研究,筑牢了基础、开拓了眼界,实现了自身书法艺术的不断飞跃。

俊哲先生的书法,取法乎上,格调高古,犹如谦谦君子,绝无一丝俗媚之态,一派正大气象。他平素于篆、隶、草用功犹勤,大篆习《散氏盘》《石鼓文》,小篆习《峰山碑》,隶书习《好大王》《石门颂》《大开通》《郃国颂》,草书习《十七帖》《书谱》《大观帖》等。他的隶书作品雄浑大气、率真自然,全以中锋用笔,结字取法《好

大王》,章法多取《大开通》,将古隶和汉碑摩崖的恢宏正大、拙朴天真表现得淋漓尽致。近期,他受邀参加大同市“展卷新荣,永固长城”全国书法名家作品邀请展的两幅隶书作品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他的草书作品,小草从孙虔礼入手,后上追二王、索靖及皇象,作草如真,中侧锋并用,兼以章草笔意,古意森然,颇具魏晋风度。大草作品取法张芝、王大令、张旭,兼以徐渭、倪元璐、王铎之态,辅以林散之水墨之法,长锋羊毫,中锋绞转、逆势涩行,点画狼藉、乱石铺街,浑然天成,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刻在武夷山青竹碑林内的他的大草作品《柳永词过涧歌近》洋洋洒洒,气势如虹。他又兼习行书和小楷,我曾见其临的《集王圣教序》《赵孟頫小楷道德经》,绝去了姿媚,多了几许朴厚。他常常以小行书抄写《诗经》,精微典雅,深得晋人韵致。

俊哲先生大学就读的是哲学专业,因此他对书法的研究便有了哲学层面上的思考。他曾写过一篇书法学习方面的论文,题为《临帖的哲学思考》,从哲学角度对临帖中“心与手”“一与多”“古与我”等方面的问题作了理性的思辨分析,很有独到的见解。东汉蔡邕《九势》云:“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他深谙此理,曾云:“老子‘反者道之动’的哲学思想,是指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会向对立面转化,这深刻地揭示了笔墨运动的根本规律。表现在书法创作中就是用笔的提与按、快与慢、松与紧、收与放、实与虚、方与圆等等矛盾双方相生又相克、相反又相成的对立又统一的运动。”他的一首《砚边绝句》阐释了其对应笔法的理解:“悟得活松弹抖动,方能顺势拨千斤。书中太极何人晓,

手滞心昏枉用勤。”观其用笔,非常松活,带有鲜明的“陈氏笔法”,或中或侧、或方或圆、或藏或露、或流畅、或迟涩、或道润、或苍枯,线形多变,线质刚柔相济、极具弹性,点画的笔触灵动细致,似乎能撩动人的心弦,让人欲罢不能。他的结字更为险绝,或大或小、或开或合、或欹或正、或放或收,变化无常,时出新意。他的章法以密集型为主,或有行无列、或无行无列,疏密相间、虚实相生,作品整体呈雄强之气。《中国书画》杂志曾连续24期开辟专栏,每期刊登其一诗一书一文,充分表现了对书法的哲学思考。俊哲先生书法节奏感极强,时徐时疾、时断时连,笔笔生发,神融气畅。观看俊哲先生现场创作是一种美的享受,你会不自觉地被他的书写所感染,与他一起兴奋和快乐。每每见他手执长锋羊毫,以纸作阵,濡饱墨、挺毛锥,犹如无人之境,或隶或草、或行或楷,顷刻间满纸云烟。书到兴奋处,动作极为夸张,仿佛颠张醉素在侧,真真是个痛快之至。著名文艺评论家肖云儒先生曾这样评价俊哲先生书法:“他的书作乍看有点丑,稍加体味就品出了美,不是那种表浅的俗常之美,而是把犁头扎进大地,翻开土层,让你闻得见土壤鲜香味的哲美追求。”

俊哲先生工于诗词,现为中华诗词协会会员。其书法作品有部分是书写自作诗词,言其志、抒己怀。他将诗词书法融入自己的生活当中,使书法回归到文人生活的常态,达到了诗词与书法创作的高度契合。唐人张怀瓘《书议》云:“论人才能,先文而后墨,羲、献等十九人,皆兼文墨。”北宋黄庭坚《跋东坡书远景楼赋后》云:“予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

莫能及耳。”清人刘熙载《书概》中云:“书者,如也,如其志,如其学,如其才,总之曰如其人而已。”俊哲先生当过小学老师、大学老师,后多年从事行政工作,又援藏三年,在不同的岗位工作四十余年,丰富的人生阅历涵养了其诗词和书法的厚度。他的一首《答诗友三绝句之一》云:“观海登山明大道,通今博古法前贤。性灵每遇寄身处,便有诗情点火燃。”他的诗书作品正是其性情、才学、人品和人生阅历的外在表现。他的诗词,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常于工作、学习、生活和游历中所得,然后再用书法表现出来。他的诗词和书法一样,皆属于豪放派,充满着激情和正能量,情感交融,直抒胸臆。将人、诗、书融为一体,达到了“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境界。他把对人生、事业、艺术的热爱和孜孜不倦的追求,一寓于书,充盈自己,也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他工诗更善教诗,写过一本《格律诗入门要领》的辅导材料,我也是先生的学生,听过他一节诗,课后就会初步掌握格律诗的基本技巧。

俊哲先生书斋号为五宝堂,我不解,问:“何为五宝?”其答曰:“一曰大家指路,二曰诗书明理,三曰临古取法,四曰察物悟道,五曰行历识势。”我恍然大悟,求得名师指点,少走许多弯路;博览群书,通物理、达事理乃至晓书理;勤临古帖,与古为徒,得传统技法;登山观海,向大自然学习,察物悟书道;认真工作,尽力做事,于行历中历练感悟书势。这大抵是其书艺进步的秘籍吧。俊哲先生目前正在创作的黄金期,我衷心期待着看到他更加精彩的诗书作品!

(作者系中国书协会员、陕西书学院副院长)

## 往事如烟

# 刀语父爱话深情

□ 王秀兰

都说“时间不言不语,却最懂人心”;都说“刀剑无情,岁月有情”。而我说,“父亲的泥刀最表深情”。

父亲的泥刀在岁月的磨砺下默默诉说着父爱深情。父亲是个泥水匠,随身携带着一把泥刀,跟着包工头走南闯北挣钱养家。从我记事起,父亲就常年不在家。每次临走时,他破旧的工具包里必定装满泥瓦刀、钳子等用具,最让他爱不释手的就是那把泥刀。由于长期使用,泥刀的刀柄已经变得灰暗,还带有一股淡淡的泥土味道,那是长期用沾满泥浆的手握住把柄慢慢浸染而成的;刀身厚重,是用好铁久炼成钢锻造而成的,刀面由于经常使用略显发亮,父亲更是爱惜地经常擦拭。父亲走到哪,泥刀就被带到哪,它跟着父亲走遍天涯。北京、天津的大楼里有它翻过的砖;山西、山东的工地上留下它的印痕;南方的建筑里有它一份贡献。父亲一生任劳任怨,从不抱怨,哪里需要,他就到哪里。泥瓦刀就是他忠实的伙伴,一起陪他历经风霜雨雪,诉说着时间的故事,见证着岁月的沧桑。而他随父亲挣的所有收入,都被母亲纳入囊中,养家糊口,供养我们读书。这种深沉的父爱都被泥刀记下,无声却似有声。

父亲的泥刀为我们营造了一个温馨的家。父亲的天下很大,遍及天涯,但父亲的心却装着我们一家。小时候,我家很穷,姊妹几个都靠父亲一人供养,日子过得很紧。记得我家最初住的三间泥坯房,都是父亲亲手和泥、用泥刀摊平定型、晾干,最后脱坯建造而成的。从此我们有了一个能躲风避雨、温暖幸福的家。之后,父亲又带着他的宝贝泥刀四处打工。父亲只有农忙季节和春节期间才回来,回来时,从不忘记给母亲捎带一条三角巾以表歉意和爱心;当然也会买一把糖或饼干来满足我们几个小馋嘴。这段时间,父亲算是暂时放下那把泥刀,帮着母亲收割庄稼,有时也带着我们玩,这是我们一家人最温馨幸福的时刻。

现在,父亲和泥刀虽退居二线,却发挥余热,为左邻右舍排忧解难。曾经我们商定,等父亲60岁退休,我们几个出钱为他养老,让他颐享天年。但倔脾气的父亲任我们如何劝解都不听。用他的话说:“我身体硬朗着呢,不干闷得慌,趁我现在还干得动,我和你母亲就不劳你们费心了,真干不动了再讲。”我再说什么,他就跟我急:“我说了,我就是干活的命,一天不摆弄我的泥刀,就心里痒痒,浑身上下不舒服。”就这样,父亲不再外出干大活,却在村子周边接起了小活。每当我去看他时,他不是帮街坊邻居砌墙,就是帮十里八乡的人修房去了。人家要么给点工钱,要么请他吃喝一顿,乐得他眉开眼笑,结交了许多“老铁”。不过父亲干活时,从不忘带上他那把宝贝泥刀。这把为我们家立下汗马功劳的泥刀,一直都是父亲的荣耀。任谁提起他的活干得漂亮,父亲总是憨笑说:“哪里,哪里,是我的泥刀使着顺手罢了!”

历经岁月洗礼,父亲的一生已被这把泥刀打上时代的印记。时间不言不语,却最懂人心;父爱无声,却掷地有声;泥刀无语,却深情万语。

# 两代人的高考

□ 马小江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不知不觉又到一年高考季。回想起三十年前我参加高考时的情景,恍如昨天。

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制度,至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高校扩招前,高考的录取比例一直保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因此,要考上大学,对一般学生而言,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城市的孩子还好,高中毕业考不上大学,可以上技校、参军,还可以顶替父母的岗位。而农村孩子就不同了,绝大部分只能回家务农,从此可能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在那个称高考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年代,农村孩子视高考为“跳农门”。对于一些有志向的孩子而言,要是一年考不上,下一年可以继续复读,直到考上为止。我就是这千千万万个复读生之一。复读,对学生来说,常常要顶着巨大的心理压力,牢记父母重

托,怀揣着实现人生理想的希冀,个中滋味,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明白。

1993年我参加高考。那些年的高考,都被安排在一年中最热的七月进行。高考前,父亲知道我就要参加考试了,问我天热头昏的毛病咋样?要不要提前吊两瓶葡萄糖补充一点儿能量?我说没事,啥也不需要。然后,父亲就从柜子里慢慢摸出五块钱塞给我,让我无论如何都要带上,叮嘱我考试期间要吃饱,吃饭要选卫生条件好一点的餐馆,以免拉肚子影响考试。我跟班上同一考场的学生一块儿,彼此照应。由于天气太热,晚上宿舍里难以入睡,我就和三个同学一起,睡在学校操场一个乒乓球台面上。尽管凉快一点儿,但有蚊子不停地过来骚扰。我们干脆用一条床单把浑身一裹,用毛巾把头一蒙,只露出鼻孔呼吸,凑合地睡着。谁知

道后半夜一场猛烈而起的大风,又把我们刮回到闷热难熬的宿舍。

每场考试结束后,吃饭也是找个地方随便一吃,只要吃饱,哪里还讲什么营养。从来也没有过让家长来陪考的奢望。只是觉得一定要好好学,认真考,争取榜上有名,早日“上岸”,给父母争口气,也让他们在村里人面前好有面子。心里总觉得父母的脸面和自己的前途,就是自己发奋苦读的动力。为了考大学,我们在学校里所遭的各种罪,吃的万般苦,浑然不觉。

几年前,女儿参加高考,妻子在家专门做饭,孩子吃完后在家里放心睡一觉。我负责来回接送,每次送孩子到考试地点,目送她走进学校大门。再看看周围,送孩子参加考试的家长一溜一串。更有不少讲究的父母,爸爸身穿马褂(寓意马到成功),妈妈一袭旗袍(寓意旗开得

胜)。孩子眼看要进考场了,叮咛的话还说不完。给孩子准备的饮料一应俱全,应有尽有。

除此之外,高考期间,公安、交通、卫生、城管等部门都为确保学生高考顺利进行做着各方的努力。夜间,城市里停止一切建筑施工,消除噪音,让孩子有一个充足的睡眠。白天,大街上运营的出租车,也飘起了绿丝带,免费接送参加高考的学生。每个考点门口的街道两头,交警们也拉起了警戒线并有专人值班。医疗卫生部门的救护车也停放在每个考点的显眼处,随时待命,以防不测。食品监督部门对考点周边的餐饮行业也进行了拉网式检查。

看到这些,我真是百感交集。两代人的高考让我觉得,国家对人才培养愈来愈重视,现在的孩子也遇上了一个好时代。

## 似水流年

# 麦场上的成长

□ 李亚军

家庭联产承包以后,我们有了自家的麦场。虽然没有生产队的那么大,却有了自家的感觉,有了更深的成长体验。生产队的麦场修在南坡地上,整个一大片,比我们学校还大。那片地一直种大麦,熟得比小麦要早一些。在小麦变黄、麦穗个个昂首张望时,队里就会组织劳力割倒那片大麦,用铁犁犁开地,磨把耨去麦草,石碌碌反复碾压,再架起大喇叭、安装上大灯泡,四周放上五六个大水缸。从那时起,大麦场就成了全村中心,类似于今天的广场。随后,麦子慢慢割下来、拉回来、堆起来,再一天一天堆场、抖场、碾场、收场、扬场,直到把麦子分到各家各户,大约需要一两个月的时间。丰收季节人们本是兴奋的,但谁的兴奋也持续不了那么久,到最后大家都蔫了。偌大一个麦场,常常寂寞地看着疲惫的村民。

改革开放后,南坡地改为自留地,各家的麦场仍设在那里。那里紧邻村口,地势高,不怕涝,水电也方便。我家分得三四米宽的一窄溜地,独自没法用,就与二大、三大家的连在一起。各家的地都种着小麦,赶在大面积开镰前,仔细地把麦子割倒,用锄头耨去麦茬,扫去柴草,小孩子们用脸盆端来水,让有经验的大人泼洒着,女人们则拉着一个铁质的小

圆滚,当天晚上就平整出小麦场。然后,各家割各家的麦子,有的靠人力割,有的用小型收割机。白天割,晚上摸黑用架子车一车一车往回拉。天气好时就把麦捆立在场上,天气不好时还得连夜堆在一起,盖上面布。两三天时间,麦子就全部收到了场上。大人们一边看天气,一边等机器。几乎每年都是傍晚时,脱粒机才拉到我们的场上。三家的男女老少,有时还得借来几个人,连夜打麦。

刚上中学的我们,被安排着去抱麦捆子,把它们抱到机器跟前,交由大人放到桌子上,再由一个有经验的人慢慢“喂”进机器里。那时的机器动力较小,“喂”进的麦子多了,就会把麦穗打不干净,有时还会把机器塞住。麦粒和柴草一起从机口吐出来,麦粒落在近处,柴草飞到远处。得有人戴着草帽,迎着枪林弹雨,及时用桑木叉捡去麦粒堆上落下的柴草。轮到我家时,母亲生怕麦草里卷着麦粒,把着最后一关,浑身上下沾满麦草和灰尘。打仗一样忙乱三四个小时,我们家的打完了,麦子灌了八九个尼龙袋子。大家默默坐在那里,在心里估算着收成,却都累得不想说话。休息半小时后,又开始另一家的,天明前还得打完第三家的。

第二天半上午,睡眠惺忪的孩子们被吆喝到场上,去晾晒麦子。从那时起,

我就得守在场上看麦子。多数时候,我会选一个太阳晒不着的地方,靠着湿热的麦秸再迷糊一觉。二姐会在两三点时送来午饭。我学着大人的样子,把一碗皮子、一碗稀饭和一碟菜摆在场边上,坐在鞋子上,一边慢慢吃着,一边慢慢想着。

生产队时,压根不用我们这些毛孩子上场,除了拾麦穗,其他时间都在旁看热闹。大麦场碾光后,为了庆祝丰收,村里会组织跑旱船。由男女青年站在纸糊的船上,随着锣鼓的节奏,跟着前面的引导,在光滑的地面上学着船的样子滑行。一年一度的跑旱船会被念叨多日。遇到哪年雨水多,麦子窝在场上,一时不能脱粒,大家看着着急时,就会戏谑跑船的某个人,说他把旱船跑成了水船。大太阳下,拉着大马碾场时,那些把式会戴着墨镜、唱着秦腔、甩着响鞭,特别威风。到了傍晚,麦子堆成山时,小孩子会冲上去玩游戏。我那时光顾着玩,后来才听说,有的孩子故意穿着大鞋,在麦堆里跑一趟,就转身到某个角落把鞋子里的麦粒倒出来,存在那里后又跑出去。借风好扬场,风力不够时还得装上风扇。风太大了,有时就把麦粒吹出好几米远。我们坐在远处,看着大人们扬场,经常会有麦粒打在脸上。那时的我更关注飞过来的豌豆,会悄悄捡起来,装

在衣服的口袋里。场边上的麦粒和豌豆被大人们扫了多遍,也被孩子们寻摸了多遍。奇怪的是,一场雨后,它们又会从什么地方滚出来。把发胀的豌豆捡回去,放到铁勺里炒一下,撒上一盐点,就成了绝好的牙祭。

相比之下,自家的麦场上没有什么好玩的。趁着太阳好,麦子晒上三四天后,就得归仓。麦场也就闲置了。我们的小麦场事先没有深翻,下面还有麦根盘结,特别瓷实。即使几场雨下过,要用铁锨翻开它,还是很吃力的。我在前面用铁锨翻,姐姐们还得在后面用铁锄挖。我们三个过去顶不上用的半大劳力,竟然也能在一天之内把麦场地深翻了。我的地盘我做主,我们各自整理一畦地,分别种上白萝卜、红萝卜、大白菜等,让自留地变成我们的“自由地”。

我们的“三夏”大忙,不到一周就结束了,南坡地很快冷清起来。留在那里的麦秸垛,成了男孩子们经常光顾的地方。小一点儿的会绕着一个大垛子捉迷藏,大的孩子会爬到垛顶上,坐在那里聊天。场上没有大灯,月亮会点起天灯。那里离地只有五六尺,坐在上面,我却感觉天近了许多。低头看着曾经的麦场,回想起生产队时的热闹,忽然发觉,才一两年,我们怎么也成了这麦场上的主人。

## 征稿启事

为突出政协特色,发掘政协文化文史资源,本报对《记忆》版面进行改版,开设《文化》《岁月》两个专版,每周一轮替出刊。

《文化》专版,以弘扬民族文化、探寻时代生活、折射文化价值、彰显人文关怀为宗旨,开设《悦读书吧》《似水流年》《往事如烟》《美文小札》《佳作欣赏》《光影瞬间》等栏目,刊发读书、随笔、散文、书法、绘画、摄影等佳作。

《岁月》专版,以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民族精神为宗旨,展现我省各级政协文史工作成果,开设《红色记忆》《三秦史话》《史海钩沉》《人文风物》等栏目,凸显地域特色,讲求事实准确、故事性强。

以上稿件均要求原创,欢迎各级政协委员、政协工作者和广大读者踊跃投稿,优稿优酬。

投稿邮箱:

gejedb2008@vip.126.com

联系电话:

029-63903884

《各界导报》编辑部